

欽定明史

卷百九
十三
五

明史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費

宏

弟宗

子懋賢

從子懋中

世父瑄

翟

變

李時

顧鼎臣

嚴訥

袁

焯

李春芳

孫思誠等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

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漢當襲父爵爲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漢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爲動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寀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

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
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
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
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濠不當留翰
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寀致仕寧遣
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
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
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
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劫
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懇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

始遣兵勦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卽位遣行人
卽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
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
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
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爲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委任甚至戶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瑄賈詠請斷
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宏等因
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

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咎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璵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爲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強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璵桂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璵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璵萼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

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叅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璉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璉毀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昧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畧曰萼璉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璉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璉日攘袂搯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祈賜骸骨不允及璉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

營璉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
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
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
以譴璉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璉萼指上書汙故大學
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璉
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間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
萼旣前死璉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卽家
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
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
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

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璫芻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賻卹加等贈太保諡文憲宏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構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棗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竝列禁近宦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爲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景總兵官吳經等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乞發大軍征討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令瑄與御

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景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罪遷貴州叅議以終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旋復官進侍讀嘉靖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清謹學士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旣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

謹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心愛之一清萼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拂帝數召時鑾入見嘗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乎時鑾皆北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曰陛下卽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丁生母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己會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

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且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東西往返三萬餘里明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溫議築長堡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皆受廕敘二十一年言罷鑾爲首輔時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少傅謹身殿嚴嵩初入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二十三年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

交王堯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鑿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鑿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暎爲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麟詔獄竝杖六十褫其官鑿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鑿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爲其子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卽位復官謚文懿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父棨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尋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爲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爲尚書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成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嘉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賜銀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賜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門彗星見

東井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鑿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鑿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鑿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幽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務明年春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方獻夫入與時亦

相得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鉉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鑿以憂去獻夫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謝政費宏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時素寬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棊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

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濟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屢加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諡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數
陳剴切帝悅乃自爲註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
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
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
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
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
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
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
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卽古諸侯請得毋避

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史蕭祥躍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陽鐸釐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三吳數中倭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朴遭父喪復

代爲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與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曹郎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不復出訥旣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餐孝養人以爲榮

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
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
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
少保諡文靖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
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
宥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
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
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
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
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

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譴去帝聞煒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謚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煒爲青詞宰相而煒貴倨鮮渙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其後煒死階亦盡竄改之煒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三十一
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爲禮部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苦不繼春芳考故事爲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爲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春芳恭慎

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爲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卽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爲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以勤端謹而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旣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

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卽帝前決之會貞吉爲拱逐拱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嘗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賜敕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孫思誠天啟六年官禮部尚書尋罷崇禎初坐頌璫閒住思誠孫清字映碧崇禎四年

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
論其失策以久旱請寬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
赴憂歸起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
時請追諡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
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竝得諡春
芳曾孫信廣東平和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同時
死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
定羣小多構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

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爲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爲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

宗卽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倖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爲內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賊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吏部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賊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爲首輔而拱方嚮用朝

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陞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陞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于陞別有傳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眞儒贊大業執政不憚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俺咎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旣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素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覘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
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
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
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
明日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東游
說下之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
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郎廷議遣大臣赴
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
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
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卽十戶侍出何益練兵嵩

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

尙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

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卽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是高拱再入閣卽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論考覈言官并及陛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

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責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母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張居正名輩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

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諡文肅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
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論如故隆慶元年擢侍
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
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
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
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
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

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卽位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縉熾重賄中官屬宗人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熾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母遂私請壞條例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帝卽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

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答封
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
並爲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
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
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
擅鹽利爲御史郅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
四維疑出土儋指益相構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
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
給事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
中朔望當入閣會楫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

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諄而對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爲政怨士儋贈太保諡文通久之改諡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

拱爲禮部尚書穆宗卽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旣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熿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

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傅寵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爲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贊曰費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却錢寧拒宸濠
忤張桂再躋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翟鑾皆負才望
而鑾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卽委蛇
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
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
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喬 字

孫 交 子 元

林 俊

子 達 張 翥

金 獻 民

秦 金 孫 柱

趙 璜

鄒 文 盛

梁 材

劉 麟

蔣 瑤

王 廷 相

喬 宇 字 希 大 山 西 樂 平 人 祖 毅 工 部 左 侍 郎 父 鳳 職 方

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
弘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
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
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
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
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
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
戰鬪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
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
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

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

亦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扈至揚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卽位召爲吏部尚書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遷叙宇言此輩虛隸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翰邵喜爲伯宇不可

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
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
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
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並
不從史道訐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助
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趨視事宇遇事不可無不力
爭而爭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
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
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
內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

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璉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繇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璉萼毋召尋復請罷璉萼書而出爭大禮者呂柟鄒守益於獄會璉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

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遊詩文雄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歿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卽位復官贈少傅諡莊簡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爲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於善類多所推引遷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命經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採薪炭其後罷之令歲輸銀二萬兩軍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交數規切綵怒調之南京瑾敗召拜戶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仍歲凶正賦不足交區畫適宜四方告饑輒請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採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八年五月中旨與禮部尚書傅珪並致

仕言官多請留不報世宗在潛邸知交名甫卽位召復故官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事乃止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也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

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夤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卽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狼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給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御馬監閻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洪等欲修復以

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故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問籍以聞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請益力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侍行有司時存問給食米輿隸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諡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懋終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簡多暇相率談諧飲奕爲樂交默處一室讀書不輟或以爲言交曰對聖賢語不愈於賓客妻

妾乎興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
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元
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
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
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
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
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
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

副使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爭以金塗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償民逋又毀淫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千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撫官刳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爲例不從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

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爲盜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卽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祿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

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武宗印位
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
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
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繪形捕莫能
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
巴州猝遇之華龔單輿抵其營警曉利害賊羅拜約降
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
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禽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
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
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佯聽令使弟瑄劫如

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爲永順土舍彭世麟所禽俊論功進右都御史甫黨方四亡命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敗之去捷聞璽書獎勵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俞緇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歿緇慙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

不減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世宗卽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旣抵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

蔡訊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
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
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
王璵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
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
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
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
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旣得猶必付
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
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

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隸廩如制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嘗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己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刦盜下詔獄始命打問

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
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旣去者禮致未去
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
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
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
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
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
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
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貞肅達正德九年
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張黻吉水人

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俊蒙顯擢而黻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爲天津副使歷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追坐獻民勘天津地不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爲民未幾又坐湖廣事再下獄罰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讞不實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卽位召爲左都御史李鳳陽下刑部程貴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爭已遷刑部

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爲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初卽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廢賢死復欲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土魯番速檀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比至蘭州巡撫陳九疇已破敵獻民再以捷聞還京仍理部事論功廢錦衣世百戶錦衣百戶俞賢中官

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諫官爭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
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
姓猥以廝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
言弗聽錦衣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至是
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
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
餘人人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
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
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
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
亦以爲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
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
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訐前尚書彭澤詞連獻
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
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廕詔可初大禮議
起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
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贈卹如制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叅政守開封破趙鏊於陳橋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躡後與巡撫趙璜共拊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諸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降盜賀璋羅大洪復叛討平之郴州桂陽猛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功增俸一級廕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入爲戶部右侍郎世宗卽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復改戶部轉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宮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

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
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嘉
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
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
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
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
令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遂庸回任耆舊
輒中改至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
以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
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

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
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
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
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
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
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嗇精神不能
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
今政所以淆濶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

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鑄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帝採納報聞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召爲戶部尚書帝欲考興獻帝金偕廷臣伏闕爭又與何孟春等條張璉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頗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

減撫寧山海莊地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爭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諫請下部採金玉珠石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遂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力爭不可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尋召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踰歲致仕歸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

諸生授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黃去京師門生
皆避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被
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假
考察罷之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墜江中不死稍長行
道上得遺金悉還其主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改兵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猾吏舞文積歲爲蠹
璜擇愿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
漢庶人牧場久籍於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
之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

惡璜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調山東河灘地數百里賦流民墾而除其租番僧乞徵以充齋糧帝許之璜力爭得免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振順天諸府饑還佐部事世宗卽位進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賜葬費及御用監料價革內府酒醋麵局歲徵鐵甄價銀歲鉅萬嘉靖元年進尚書劉瑾創元明宮糜財數十萬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帝卽位斥以予民旣而中旨令仍舊璜言詔下數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卽

報許會方修仁壽清寧宮費不繼璜因請與石景山諸房舍並斥賣以資用可無累民帝可之給事中徐景嵩等謂詔書許還民官不當自鬻劾璜璜疏辨并發景嵩他事御史張鵬翰言璜撫言官無大臣誼帝責鵬翰黨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陳江亦以劾璜被責求去給事中年章僑言璜一舉逐兩諫官甚損國體尚書彭澤復奏僑非是僑再辨帝兩解之詔營后父陳萬言第估工值六十萬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郎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三年顯陵司香內官言

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槩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璜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璜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多裁省帝以問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宮所積餘貲足移用帝遂報可璜爲尚書六年值帝初政銳意釐剔中官不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寢疏璜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

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棼錯他人相顧愕眙璜立辦既
去人爭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
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
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廖玘文盛偕郎中楊茂仁
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朶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
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覈兩廣糧
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構兵文盛言田州廣西
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叅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
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叅議岑業濬懿親爲彌縫於

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有內援帝不聽
清尋以考察罷正德初歷戶科都給事中出爲保定知
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
土兵討之尋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興隆偏橋平越
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
州兵擣礮木砦禽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
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與崖齊乘夜兩
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間梯籐
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盡平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

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陳聰等爲亂討破之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綸糾諸苗相讐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叅議蔡潮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錄潮功尚書王瓊以專擅爲潮罪不叙頃之改蒞南京都察院世宗卽位召爲戶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戶部尚書嘉靖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文盛爲人廉謹踐踐若無能與孫交秦金趙璜咸稱長者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卒

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租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畫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真奪其兵衛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讐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聞無他迺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

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鏌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不可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

奏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
勲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
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
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理正統
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弘
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
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可之母喪
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益軍餉材言大同
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累萬較昔已數倍日
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

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行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悞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

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勛劾材帝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三十一
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醮
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
職間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
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
焉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
成進士言官龐泮等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救除
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
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劉瑾銜麟不謁謝甫五

月撫前錄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醵金贖不受爲建小劉祠以配漢劉寵因寓湖州與吳琬施侃孫一元龍寬爲湖南五隱瑾誅起補西安遭父憂樂吳興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起陝西左叅政督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師議加賦充餉麟力爭會陝民詣闕懇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請捐天津三衛屯田課及出庫儲給河南三衛軍月餉徵逋課以償皆報可帝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再引疾歸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侍衛軍不給衣履

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一給爲常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中貴大恨及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賚羣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勲以爲言遂勒麟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娛守爲築一臺令爲構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

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於梁曲臥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歷兩京御史陳時弊七事中言內府軍器局軍匠六千中官監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匠三十他局稱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傳奉官及濫收校尉勇士並宜釐革劉瑾雖誅權猶在宦豎有旨詰問且言自今如瑤議者毋覆奏尋出爲荊州知府築黃潭隄調揚州武宗南巡至揚瑤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倖皆

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瑤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不爲懾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瑤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微瑤民且重困駕旋瑤扈至寶應中官邱得用鐵絙繫瑤數日始釋竟扈至臨清而返揚人見瑤無不感泣迨遷陝西叅政爭出貲建祠祀之名自此

大震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帝命桂萼等覈巡撫官去留令瑤歸候調己
累遷工部尚書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宮殿成帝
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
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時土木繁興
歲費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久
之自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京師
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頻仍歲募民
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不急者豪家所匿
軍畢出募直大減以老致仕去瑤端亮清介旣歸僻處

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輩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卒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初服闋至京劉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召爲御史疏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

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逮繫詔獄謫贛偷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閱視索賂廷相皆請革

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忭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

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汚則小臣悉倣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初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鋌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遂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

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覈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勛復以領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雜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肅敏

贊曰喬宇守南京從容鎮靜內嚴警備可謂能當大事者矣觀宇與孫交等砥節奉公懇懇廷諍意在杜塞倖門裨益國是雖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嚴不

苟行無瑕尤於前人亦不多讓蔣瑤爲尚書功名損於
治郡王廷相掌內臺風力未著是殆其時爲之歟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守仁

冀二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
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
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

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

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
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
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
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
據泷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
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
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
贛縣主簿吳玳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
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詞賊賊動靜無

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

府季敦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曰能以歸遂議討
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
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敦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淳
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
張戢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
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
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
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
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
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

搏戰文定與敵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泃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

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
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
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
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泖斬馘
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
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
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泖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
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
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旣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廣東
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

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

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史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樛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佘思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

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
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
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
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
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曾瑛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
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
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
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

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旣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
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
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
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
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
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
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
撫之愈厚病子藥死子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

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
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
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
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
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
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
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
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
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
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

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
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
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壁倖名江
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
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
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
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
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

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不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璉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陟深山絕谷悉
徭獍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
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
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
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
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
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
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
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
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

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後萼長吏部璉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徭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

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
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
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
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
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
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
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
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
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旣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輦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

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
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子世襲伯
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
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
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
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
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
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
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
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

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
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
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
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
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
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
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
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
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
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

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
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
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
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
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
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
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撈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
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寃出獄五日卒元亨
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
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

女治麻臬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臬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勛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

功多爲諱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終